



日晕

RIYUN



潘军文集 1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I247.5

P145

1

1247.5

P145

日 晕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潘军文集(日晕)/潘军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5

ISBN 7—5354—2354—X

I. 潘…

II. 潘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9825 号

责任编辑:康志刚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潘 军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38.875 插页:8

版次: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756 千字 印数:1—4000 册

I·1813 定价:7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本册定价:18.00 元

臺灣版序言

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將出版《日暈》繁體字版本，我是非常愉快的。

《日暈》是我的長篇小說處女作，寫於一九八七年夏天，其時我三十歲。這部書，是應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寫的，寫得很順手，也寫得苦不堪言。我不是個職業作家，寫作是業餘的生活。那個時期，我的女兒還在襁褓里，天氣又特別的熱，但我還是接受了約稿。實際上，當時我想也沒想，更談不上什麼案頭準備，可謂初生牛犢不畏虎。似乎一夜間，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那種感覺，於是乎形成了一股衝動，就放手去寫了。每天晚上，我躲在一間屋子裡，光着膀子揮汗如雨地寫，翌日照常上班忙公務。就這樣過了一百個夜晚。我寫東西，特別是長一點的東西，一般不打草稿。我寫得很慢，很謹慎，每晚兩千字，不多寫。後來我的編輯看過《日暈》，並沒有讓我作修改，倒也省事。然而這種順利，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我的經歷與體驗——我熟悉那塊土地以及生活在其上的男男女女。關於這類情況，我曾有一篇叫作《多餘的話》的文章專門談及，現附后，不贅。

《日暈》最初由我的故里安慶的期刊《滿江紅》連載過若干章節，嗣后由安徽省的大型文學期刊《清明》全文發表，遂獲得強烈反響。國內幾十家報刊紛紛載文予以評

介。如著名文學批評家陳遼先生撰文指出：『在中國四十年長篇小說創作中，《日暈》堪稱具有突破意義的上乘之作。』不久，安徽作家分會等四家單位在合肥聯合召開了《日暈》討論會。《文藝報》在報導這次會議時是這樣總結的——

『這部二十三萬言的小說熔歷史、現實、文化於一爐，展示了改革深化時期廣闊的社會生活，揭示了衆多不同階層人物特定歷史時期的複雜心態。尤爲值得肯定的是，作家敢於大膽探索，在現實主義基礎上合理自如地吸收了一些非現實主義創作方法，以其獨特的結構方式和新穎的語言敘述形態，對傳統的長篇小說營造格局作了一次較爲成功的突破。』

一九八九年十月，《日暈》獲『清明文學獎』；十二月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《日暈》單行本。這些固然令人高興，但更令我愉快的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讀者來信。一個作家只能活在作品裏，活在讀者心中。

我由衷地感謝林惠珍女士及她領導的『貫雅』，使《日暈》有幸與臺灣廣大讀者見面。我與林女士素昧平生，她的熱忱與精幹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。我還向爲這部書付出辛勤勞動的朋友們致謝。我們合作得非常愉快，我希望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。海峽兩岸同是炎黃子孫，如果我的作品能爲臺灣以及其他地方的讀者所喜愛，我將不勝榮幸。

是爲序。

潘軍

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夜於合肥寓所

多余的话

《清明》的负责人嘱我写一点关于《日晕》的创作谈。这类文字对于我来说总是不大好弄的。一部作品发表出来，我企盼的是缩到清凉处去听读者对它的谈论。不同的声音自然最好。现在让我先说，这话便显得多余了。

一九八三年夏，我作为由大学分配到地委机关工作不久的干部，被派遣到同马大堤防汛，那是个至关重要的江堤。我在指挥部担任宣传工作，住了四十天，除晒黑了点外，并没有吃多大的苦。指挥部设在离江堤极近的一个镇子上。不下雨的时候，我每晚都去江堤上吹风听浪，觉得蛮开心。这一年长江水势极猛，水位窜过了历史最高记录。当然，气氛是紧张的。我第一次见到县委书记腰间别着小手枪。其时我并没有产生想写什么的欲望。翌年秋，我到首都出席《北京文学》的小说笔会。玩了半个月不写一个字似乎挺难为情，

于是便从防汛生活里挖了一块，捏成了一个中短篇，叫做《小镇皇后》。然而这篇东西除了引起朋友们猜测我在防汛日子里拈花惹草外，别无所获。以后的两年我不再碰这块领地，写别的去了。去年初，在全国“青创会”上，几家出版社的编辑向我组稿，都说要一部长篇。我便发怵了。因为这桩买卖意味着要将三百字的稿纸填满七八百页。而去年正是我最难熬的年头——孩子才萌出一颗牙。但我还是动心了。想想一部书印出来有点儿沉，逢友人递一本，倒也好神气。我于是又一次想到了在江堤边上的日子。事隔几载回头看，沉淀的东西重新泛起，情形却与旧日不同了。那块土地我是熟悉的。可以说是我的故土。我在长江里洗过澡，在莲池里钓过鱼，在河湾里逮过黄鳝，在湖汊里抠过藕。那是一块水的土壤，也仿佛是女性的土壤。黄梅戏女人唱起来绝对比男人好听。女人是水做的。然而女性的土地上总有男人的歌子，有男人有女人便有生命。生命是辉煌的。

二

我们这个民族很神秘。企图透视她的灵魂往往需要一个或几个参照系。历史只是一面镜子。思考自然是必要的，然而我的思路极其杂乱，可谓胡思乱想。每个作家持有不同的创作观，有人喜欢思辨，我是反对的。我喜欢凭直觉去把握表现对象。人与人、人与神、人与自然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蛮有意思，也颇神秘的关系。习惯中有天灾人祸一说，好像之所以有人祸是因为天灾所致。我发现这个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谎言。但它诱惑着我。对待生活，每个作

家的处理方法也是不一的。有人喜欢拿生活本身开玩笑，于是历史便成了任人打扮的小丫头。我没这能耐。我只能把生活从自己眼里过滤一遍，然后捧出我自觉有点意思（不是意义）的让读者去看。至于读者怎么看，感受如何，我是不管的。我曾在一篇名为《小说者言》的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：好的小说是茶叶而不是现成的茶。你想喝就请你自个儿拿水来泡。至于水的度数如何责任由你负。接下来我引用了克罗齐的一句话：“艺术家的全部技巧，就是创造引起读者审美再造的刺激物。”所言极是。

去年八月，《日晕》脱稿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专程到合肥把它读了。他们同我交谈时问：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？我说是无主题或者是多主题。这是个滑头的回答。不过他们表示了所见略同的意思，现在《清明》的同志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我至今找不出这部小说产生的契机。我说过我是个胡思乱想的人。一个人物，一个细节，一片色彩或者一个梦幻，都曾成为这部小说向前推进的作用点。一位朋友读过小说的手稿，问道：“那只大白鸟意味着什么？”我说你觉得是什么它就是什么。当小说写到近五万字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它的名字应该叫《日晕》。

小说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，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。文化并不意味着“掉书袋”或“掉县志袋”，心理也不仅仅是一个叙述角度问题。我无意去“寻根”，也造不出“现代意识”。我感兴趣的是生活本身的色彩和光环。我热爱生命。热爱生命的本体价值，包括它的扭曲、毁灭或者重铸。

三

要紧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。刘晓波说：“艺术形式是从作家的独特生命中生长出来的，是作家生命的对应形式。”话虽玄了些，但我很乐意接受。这几年写了一些中短篇，花在“怎么写”上的气力不算小。作小说，各有各的招最好。谁也说不好小说是个怎样的名堂。长篇的营造，之于我是第一次。我做事往往不大考虑后果，觉得有意思，就做了。

在我看来，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以其本性而显示存在价值的。文学的本性应该是语言的艺术。法国佬克洛德·西蒙说：“作品是建立在写作和语言同一水平上的。语言不只是一种手段，而且是一种动力。它也有创造力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文学是作家把玩的语言游戏，然而又是严肃的。语言不仅是承担表现什么的任务，它也是被表现的一部分。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，这部小说的叙述，用的是两种味道不同的语言。而其结构也似乎含有语言的因素，成为不同人物不同心态的衔接手段。我于是就这么写了。其时天正度暑，写得苦不堪言。我不想考虑这种写法的利弊和成败。

我图的是痛快。

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 合肥

长江自汉口下来遂宽阔了许多，也流动得缓慢起来，很像一个老者的步子，持重且微带着三分醉意。出鄱阳，不久即可望见江上奇景小孤山了。再往下，拐一道弯子便是雷阳码头。这码头虽不很大但历史是极久远的。据县志载，这里是东晋江防要地雷池的遗址。那棵古槐下的一个尺把长的石脚印就是当年庾亮留下的。顺码头走，是条旧时的官道。行约十六里即到达了雷阳镇。

雷阳镇不大，却很热闹。何时成了镇的规模？老人说是闹“长毛”那会子。这个事实可以从残存于镇街上的古建筑中得到印证。所谓古建筑不过是几面断壁而已，倒还可辨出马头墙的形状。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。这一带出产螃蟹。于是，便有猫也似的江南徽商搭四川佬的竹排来行交易。然而，商人们盘算的并非仅限如此。这块水土营养了一代代鲜活女子，惹人疼爱。她们卖蟹也卖笑，开价总是出言不改的。待商人踌躇不定时，她们就抿唇飞眼，脸膛飘起两团胭脂云；商人见了，腿就打软，明知交易沾不了多少便宜，但还是认了。他们跑过许多码头还不曾遇见过这等迷人的婆娘哩！这些商人白日行交易，一断黑便揣着铜板各自索找门路寻欢去了。不过，这地方的女子又不如水那般的柔顺。她们极泼。她们对商人的友好是有限度的。可以陪他们调逗一番，尔后就用这几块铜板去沽酒，夜半时摸到江边排上与排老大同饮，接下来是陪他们过夜。这种“倒贴”现象对于今天的民俗社会学家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。那些商人，

为了表示心诚意专，有的居然休妻弃子，到此大兴土木，明媒正娶。可还是不能如愿。他们的婆娘即使生儿育女，心也难收拢，料不定哪个夜晚会钻到竹排上去，甚者一走了之永不复还！

雷阳镇背后是雷阳堤。雷阳堤是 M 大堤的一段，是江堤。这段堤有二十三米高，看上去是极伟岸的。堤面有两丈宽，可行驶九吨卡车。顺堤朝东行八华里是雷阳闸，三孔闸门虎视眈眈地瞟着大江。每年汛期，江水上涨，江面陡然开阔，其时景象是颇为壮观的。

与雷阳闸连接的有一条水，由南向北逶迤几十里，这便是雷水。它的发源大概是堪称“南岳”的天柱山了。雷水不同于江水，极清澈且冬暖夏凉。汛时，河面最阔的地方有两百米。河两岸是青青的芦苇和青青的竹，间或有几株杞柳，撩人得很。一河所隔，对立着两个村子。河西的叫杨树湾，河东的叫桃花寨。就这么一条河隔着，语言却不尽相同。比如说“妈”，河西叫娘，河东叫爰；再比如“爸”，河西唤作伯而河东唤作大。河西人称丈夫作男人，河东人则叫老板。对妻的称谓却又又是一致，都叫堂客或者堂客奶奶。细心人会发觉，河东桃花寨似乎更奇些。这不错。

桃花寨的奇自然不尽是方言的别致。桃花寨坐落在桃花岭脚下。桃花岭尖上有座安平塔。此塔始建于唐天宝五年，后会昌间唐武宗灭佛被毁，直至明嘉靖四十三年重建。塔，楼阁式样，飞檐斗拱，七层八方，高十余丈。塔顶八角系铃，风摇铃声如磐。只是塔心不空，断了游人登高极目一览大江之念。然而游人还是络绎不绝。吸引游人的是关于塔的传说。这传说很丰富也很优美。据传当年朝廷拨皇银以建此

塔，旨在镇水。自然纯属迷信。可是民国二十二年和一九五四年雷阳堤溃口，杨树湾整个地剃光，桃花寨却未丢一片瓦。这又是事实。还听说那安平塔下压着一对生不同床死同穴的鸳鸯人儿，这就更邪。然而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塔边上刨着两件奇物：玛瑙扇坠和赤金凤钗！这真不可思议。

桃花寨的女子赛桃花，此言不是虚的。雷阳镇上有眉有眼的媳妇都是桃花寨寻来的。娶了这里媳妇的男人得多生几个心眼，换一副脾胃，由着原有的性子怕是不中。有几家肝火旺的主就见识过。夫妻间撞翻了毛，女的就回了桃花寨，直到男的来接。所谓接，实际上是背。从娘家背到婆家还不准歇脚。十好几里路，是何滋味可想而知了。这还是轻微的。厉害的就黑夜摸到江边随排淌了。但是这些女子做了本村的堂客奶奶，情形便大不相同，皆似面团随老板搓揉而无怨言。所以说，桃花寨的女子欺生。其实这种评价也有失偏颇。要说生，排老大当是生得不能再生了，为何桃花寨的媳妇愿随他们去闯荡呢？据说安平塔下压着的那个男的就是排上人，本是个进京赶考的相公，过鄱阳湖时遭了劫，丢了盘缠就沦作纤夫。一日，排行至此，见岭上一坡桃花，触景生情，就不想再动。果然桃花丛中有一妙龄女郎，唱得一口好歌子。两人一见倾心，当下便私订了终身。那女子就叫桃花。至于这两人如何被镇于安平塔下的，说法不一。有的说，桃花是员外之女，其父嫌贫爱富不允婚姻，于是桃花与相公双双撞死于安平塔下。有的说，那桃花本是托塔天王李靖长女、哪吒的姐姐，私自下凡与相公结配。两人正欲行风流事，恰被李靖巡天察见，就抛塔遮丑了。

这一说最初是由对岸杨树湾传出的。

杨树湾也是小村，但比桃花寨稍大些，有两百余户。是个杂姓的村子。早先这里是河滩。那些外来的汉子到桃花寨求媳妇，苦于渡不过雷水，就落脚生根了。这些汉子夜里勾着堂客的颈困觉，梦中却低唤着对岸某个女子的姓名。堂客心酸酸的，又自知不如河东“狐狸”的颜色好，就一心把雪耻的理想寄托在儿辈身上；从小对他们讲河东的短，说桃花寨的女人个个赛妖，专勾男人家的魂魄，生女不生男，娶了是要绝户的！可是儿辈中又有几个争气的呢？这些男儿常常是黑夜里摸过河去找打，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却蜜一般的甘甜。桃花寨的姑娘骂他们是天生的贱种。事物的发展好像都有个“生态平衡”，偏偏杨树湾的男儿个个会混，把这块小小的天地收拾得极体面：省里、地区和县里的什么现场会都到这儿开过。这里红火的事多。出模范出代表。还出官。远的不说，这雷阳区委副书记兼雷阳镇镇长就是杨树湾人。还有，去年到职的县委副书记白洛宁不也是曾经在杨树湾当过知青吗？但是尽管如此，杨树湾人抬头一见立于桃花岭上的安平塔，心里就顿生了三分敬畏。这种心理倒是有些奇怪。

吉普车颠上龙韵关时白洛宁看见了一只白色的大鸟。开始他发现左侧山壁上有一块移来移去的影子，很潇洒。他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白鸟。这鸟不像是大山里的鸟。它白得透明，有一个部位仿佛是红的。这时车停下了，司机小马跳下来给车找水，白洛宁就问：“见到那只大鸟了吗？”

小马木了一下，说：“什么大鸟？”

白洛宁抬头对天上看看，可是再也没见到那鸟。奇怪，明明在眼前盘旋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？

岭上蛮凉快。风过时松针沙沙地响。加好水，他们朝路边移了几步岔开腿小解。一辆载着毛竹的卡车老牛似地哼着从他们背后走过。接着响了一声尖利的口哨。小马猛地调过身体把裤子退到膝盖大叫：“没见过吗？”

白洛宁不禁笑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烟。

俗话说，来得早不如赶得巧。白洛宁到地委工作不久便碰上了地委书记的秘书换人。当时的地委书记就是现任省委副书记杨子东。一次车祸，酿成了杨子东原配秘书的严重的脑震荡。一笔娟秀的小楷，杨子东发现了白洛宁这个“文革”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青年。杨子东本人也是个知识分子，又颇爱书法，懂得颜筋柳骨魏碑汉简。“白洛宁？”杨子东说，“你父亲是洛阳人母亲是南京人？”白洛宁本想说母亲是洛阳人父亲才是南京人，一看边上有许多人，书记说得又是那么自信，就认可了。一周后，白洛宁随杨子东出了趟差，去的地方就是雷阳镇。这次下去主要是考察如何因地制宜开发旅游业。转了一圈，杨子东有意识地问白洛宁有什么想法。白洛宁说可以在雷阳码头增设旅游航班，以雷池遗址为中心，一条线由西向东到小孤山并且抵南岸至九江口，送游人去庐山；另一条线逆雷水而上，途经安平塔再去天柱山。这使杨子东很吃惊。他想不到这位其时只有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对这里了如指掌，当然他更想不到这小伙子曾在这地方住过四年。于是回去不久，白洛宁做了杨子东的秘书。三年后，杨子东被提拔到省里，临走前例行公事似地吩咐组织

部门对小白作点安排。小白的前任，姓齐，人称齐大头，跟了杨子东七年结果“大头”毁于脑震荡。相比之下，白洛宁是当然的幸运儿了。然而白洛宁是知道自己处境的，他完全可以料到杨子东走后人们会堆着微笑来数落他的进步。他决心离开地委大院，到基层去。组织部门征求他意见，是任团地委副书记还是去县里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

那车毛竹是去雷阳堤的，这不会错。从水文资料提供的规律看，六月中旬便进入汛期，将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天灾。气象部门说今年的降雨量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，目前只是小打小闹。其实对于这些我只需了解一个大概。按说分工这不属于我的业务范围。我分管的是意识形态，一个无形的又是无边无际的东西。我到职时间不长，对全县的情况、特别是农业方面，我的脑子里仅有几个数字……

吉普车过坎时颠了一下。白洛宁把烟头扔出窗外。

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变化，很突然。上次书记办公会议上一切都安排得不错。是他老宋自己提出全县防汛工作由他抓。我的工作仍然是抓整党。可是前天的会议上他说他的肝区不舒服，打算住院。“至于防汛，我看就由小白先抓一阵子吧。”他说，“这也是个锻炼的机会嘛！”说完他提了提领子。他那么爱提领子？

下岭时太阳已埋进了山洼。天空上有几道宽大的光带。西边的山脊正燃烧着并且看上去有什么东西被融化了在往下滴。不久有炊烟在远山胸前袅袅升起，笔直的一排如白桦林子。汗味的空气愈来愈浓，而山里的回声明显地削弱了。吉普车走完山路的全部拐上柏油公路时，白洛宁见到了朦胧的

大江。

据说肝病可以通过皮肤接触来传染。会么？我抽回手时似乎劲用大了点。他的身体随着手稍摆了一下。其实我利索地抽回手是嫌他的手汗大，发粘。后来他又提醒我手电带了没有，接着开始提领子。每次与他杀棋，赢了他都会提提领子。他知道我是故意输给他的么？

白洛宁从反光镜里发现自己竟也在提领子，就笑了。这一刻他觉得心绪蛮好，像生过一场大病刚钻出湿漉漉的被窝那么轻松。至少一个月可以不开会了。不作报告。不会有文件送来划圈。电话铃会少响。最自在的是无须陪上面大员吃饭也用不着下面小员陪自己吃饭。这种饭我几乎没饱吃过一顿。捏着饭票进食堂排队未必不是一种乐趣。中文系的家伙似乎出于专业原因爱敲瓷缸瓷盆，敲出节奏，发毛了会把一盆菜汤浇到别人脑门上。日子过得好快，五年过去了。一溜而过。都说我进步快。《南征北战》里那位漂亮的老太太也会这么说。你享受什么待遇？换算一下。

“哗——”吉普车冲上一道坡，白洛宁看到左边有一条反光带。什么时候路面泡在水里了？他做了个停车的手势。下车，他站在坡上顺着水的来势望过去。这一段是畈区，稻田里只露出刚灌饱浆的穗子。他估计有近五百亩。此刻天已发蓝。

“赶到雷阳镇吃晚饭。”白洛宁说。

吉普车滑下坡，这边的路面也泡在水里。白洛宁贴着车窗望着掠过眼前的在暮色中幽幽发光的田野。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少了许多，四野没见一个村落。好静。白洛宁又点了支

烟。他吸烟时脸部有巴掌大的一块是紫红色的。他鼻子生得很漂亮，两眼表现出一种醉意。这醉意包含着压抑着的骚动和刚萌生的慌乱。他闭上眼，揉了揉正在微微颤动的太阳穴。天色越发暗了。不久有嗡嗡声自前方传来，远处现出一片灯火。雷阳镇近了，白洛宁向前倾了倾身体。

到达雷阳镇时天落起了小雨。

三

安平塔下刨得两件宝物的人还在，叫龙水，姓雷。桃花寨一百七十余户人家有一大半姓雷。雷龙水属龙字辈分，按谱上排法不算大。先前村上有个哑子，是宗字辈，论辈分是龙水的叔伯。哑子比龙水小十二岁，整整一属。文化革命期间，哑子碰碎了石膏宝像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投入班房，腊月里便用布条结成带，悬了梁。哑子的尸首也被送给城里的医学院作解剖标本去了。如今雷氏门中能尊为长的就只剩了龙水。他年纪也最大，今年七十二了。虽是古稀，腰板倒还结实。他是个半职业的船佬，那河边系于杞柳上的一条舢板渡船，便是他管理的。几十里雷水上就这么一处渡口。别的段上有桥。早就说镇上想在这儿架座桥，好让游人直接去参观安平塔，不知何故喊了几阵就歇火了。龙水那颗心也随之浮沉了几回。有了桥，船作何派场？塞到堂客×里去了！龙水一生就痛他的船。

船来得不易。民国二十五年龙水被广西佬抓了丁。说是一个团长看中了龙水的扮相和身坯，就点他做了马弁。龙水没吃过苦头，团长很宠他。可是三个月后的一天夜里，龙水